

# 降低学生近视率应该怎么办



日前,教育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采访活动走进湖北,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45.71%、74.36%、83.28%、86.36%。估计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近视率排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前列。“不仅如此,我国未成年人近视越来越呈现低龄化趋势,而且农村学生近视率快速上升,已开始超过城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导致近视高发的原因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降低近视率,真能做到吗?一些地方的有益尝试,让大家看到了曙光。据悉,武汉市92所重点监测学校监测数据显示: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已从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实现“三连降”。

“人海战术”控近视,人从哪来? “我负责帮同学查视力,视力‘闯关’成功,还可以积分兑奖品呢!”10月30日上午,在武汉市红领巾学校的视功能室,记者看到六年级学生俞子茜,正坐在一台白色的小机器前,熟练地操纵设备。这台智能化的视力检测设备,可以让孩子在“视防员”指导下自测视力。全校所有孩子的视力数据,则通过这台设备自动录入智能化系统,进入大数据的海洋,成为班级、学校乃至全市近视防控的数据基础。

“我是校级‘视防员’,每个班还有两个班级‘视防员’,协助班主任课间提醒大家去操场运动或远眺,指导大家用正确姿势做眼保健操等。”俞子茜说。学校大操场上,二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快乐地进行体育活动,体育器材是少见的“穿梭拉拉球”、回旋镖、彩带飞盘等,都能让孩子在运动中锻炼身体。

“我女儿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双眼视力都是1.2,真的让我很欣慰。学校每学期都由班主任召开几次家长会,介绍近视防控知识,要求家长监督孩子少用电子产品、多去户外活动。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基本不超过15分钟,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已经形成习惯。”红领中学校学生家长罗敏说。

武汉作为全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区,通过10年努力,已建立起一支由专业机构指导、提供技术支持,由学生、老师、校长、家长、医生构成的立体化专兼职“视防”队伍,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网络。

是日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防控近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武汉市中小学生学习视力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历阳教授说。

在中小学生学习视力“三连降”的山东省,自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基层防治人员、教师3000多人,培训校医及健康指导老师3300多人,举办家长报告会100多场,参加人员6.5万人次。

专业机构做支撑,钱往哪里投?

“我有一次带女儿来汉口,偶然赶上‘视防中心’做公益活动,带两个女儿一检测,孩子裸眼视力都正常,我本来挺高兴,但专家告诉我,两个女儿的‘储备值’不足,将来一定会近视,要立刻开始科学防控。我按专家指点,平时注意灯光、孩子坐姿等,经常让孩子打乒乓球,还定期带女儿来‘视防中心’检查和治疗,4年过去,女儿近视发展非常缓慢,专家跟踪指导完全是免费的。”初中生家长沈幼纯感激地说。

她口中的“视防中心”,全名叫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各中小学校的“视防”队伍实际是在其专业指导下工作,有关仪器设备、大数据信息采集和智能预警系统也是由其研发。中心主任杨莉华是武汉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推动者。“救救孩子的眼睛吧!”2005年武汉市两会上,时任武汉市政协委员的杨莉华发出这一呼吁,并联合10多名委员提交了《关心青少年视力健康,创建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基地》的提案。这一提案引起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业指导,教育、卫生、学校、家庭、全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服务体系。“近视防控,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做,人力物力投入太大,难以实现;如果交由企业来做,很可能‘变味’。我们武汉视防是政府主导下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政府‘养事’不‘养人’,由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成本较低,运作高效。”杨莉华说。

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武汉视防不仅建起了深入学校、家庭的庞大“视防”队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学习视力健康档案数据库,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宣传,而且逐渐摸索出让中小学生学习“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的科学路径。山东、黑龙江、江苏、河北等地也设立了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控机构,构建起近视防控网络。

“我们也走过弯路,曾把近视高危人群、已近视人群作为近视控制重点,但事倍功半。因为近视一旦发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现在我们将‘防’放在首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十分明显。”杨莉华说。总结经验教训,她认为,近视防控的“痛点”是不良的社会

环境、用人观和学业压力,“难点”在于家长“重治轻防”的错误认知,“重点”在于早期的风险监控。

当然,除了专业机构,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卫生达标、可升降课桌椅的配备、校医务室的升级改造等。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银。2018年初,广州市启动全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财政投入经费5.85亿元,涉及设备更新、线路改造、电力扩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万元实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每年为1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

“考核”加“问责”,压力怎么加?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样复核。“每个省抽测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压力”的学校,在落实课间“阳光一小时”、保障体育课时、提高体育课程质量等方面做得较好。

“近视防控,校内内容易校外难。”一位中学校长坦言,考核和问责压力只能从政府传导到学校、班级、老师,但很难撼动家长的“升学焦虑”。目前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校内减负校外补”,让学生学业负担雪上加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上网课,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老师“零布置作业”了,但有些“家委会”却发动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如何从入学、升学“指挥棒”上做好设计,加大对学生健康体质的考察权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部署。(田豆豆)

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类型的应用软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很多家长朋友,对于“查分类App”并不陌生。搜索引擎输入“查分”两个字,相对应的App琳琅满目。

近日,安徽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在老师的推荐下,很多家长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好分数”的软件,主要功能是查分,学校联考、班级考试班里成绩出来后,家长需要登录软件查看孩子的各科分数,但如果还想知道孩子的考试名次,就需要付费了。通过收费看排名,有些家长不理解,特别是一些学校经常更换此类应用软件,家长们觉得花钱的同时更花费精力。查分类App背后是一条怎样的运作链条?记者展开调查。

## 家长查分免费 查名次付钱

安徽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冯女士说,自己孩子学校推荐使用一款名为“好分数”的软件,“学校联考、班级考试成绩出来后,查分数免费,如果想知道孩子的名次,就得付20元钱。”学生家长刘先生对媒体介绍,他去年已经下载了一个叫“7天网络”的软件,也是老师推荐的查分软件,看排名一次需要10元,之前包年100元,学校每学期都要考试十来次,算下来

与“七天网络”签约的学校,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中小学。在安徽合肥,出现的签约学校超过150家。“这边只能进行(免费)查分的,考试分析属于增值服务,是需要充值才能进行查看的。”客服人员表示。

## 教师网上阅卷有利有弊

山东一位中学教师表示,自己所在城市的学校要求使用“智学网”,“老师这个端口,考试之前我们制作好试题之后,上传上去,然后制发出试卷和答题卡,然后他们(网站)应该都在同时搜集到你这些试题了。(学生考完试)我们都在网上阅卷,只要下载App就可以。学生成绩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试题分析,比如说第一题正确率有多少,然后这次班级里总成绩分析,谁进步了,谁落后了。”

这也解释了一部分家长关于分数从哪儿来的疑问。在老师们看来,此类网站或应用能根据学生的大体情况自动进行教学分析,效率比传统阅卷提高了不少,但也有弊端:阅卷之后,在纸质的试卷上是没有痕迹的。以前的阅卷老师是拿着学生的试卷实体在阅卷,现在虽然可以看到学生的原卷,但进行整个班级的分析的时候,不像以前,翻一翻就可以大概知道,还要通过电脑查看;而且学生隔了很久

## 家长想知道孩子排名得交钱

### 记者调查商业查分类App背后运作链条

包年划算,就充了100元钱,而这学期老师要求换成“好分数”,之前包年的钱就浪费了。亳州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在当地,使用类似App的学校,不止风华一家,自己家两个孩子,父母一人装一个。

在张女士看来,这些网站的功能大同小异,就是打开以后查分数,要是看分析学生的考试错题就得充值,反正都是收费的。之前孩子注册的是个叫“智学网”的,几个星期前老师在家长群里说,学校现在又跟那个“七天网络”合作,叫家长都关注这个七天网络。“那老师叫关注了,我们就关注呗。”张女士说。

## 学校网上查询不归学校管理

收费合理不合理?风华中学一位老师回应媒体:费用为外包单位收取,家长仍然可在校免费查询成绩。家长可以在网上查询,也可以到校查询,但网上查询都不属于学校来管理,查询孩子的成绩是不要钱的,如果再查其他的孩子在班级、年级的排名可能会收费。

不过,这个说法很多人不接受,甚至提出了更多困惑:这些商业应用是怎么拿到学生的成绩的?查询分数本应是学校的基本职能,为何要外包?记者打开“七天网络”,其网站首页写着“致力于打造大规模学业考试公共服务平台”,页面有“答卷制作”及“下载阅卷App”等入口,“智学网”“好分数”等网站基本也是如此。

“七天网络”一位客服人员说,在家长端,需要注册后绑定学生信息。登录页面之后,家长选择所在城市,之后会弹出各地

时间以后再查看以前的纸质试卷,如果他没把每个小题的分数都标出来,翻阅时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一目了然。

## 专家要让服务真正为教学所用

家长们也矛盾。张女士说,此前教育部门为保护学生隐私,要求学校统一不公布排名,现在使用这些商业应用之后,不想看排名和分析是假的,可是,不值得为这些一年两三百的增值服务付费,学校中途如果要求更换怎么办?“心里面也是不舒服,但是也不好意思跟老师说,总怕要是说了跟老师顶撞了,对孩子不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主任赵京桥认为,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学校选择市场化服务无可厚非,但必须厘清哪些属于应由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是App自己提供的一些测试,可能需要家长去付费。但学校的考试、排名通过这种方式来收费的话,就好像强迫家长去用App,这是一个市场的不公平。”

赵京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记者在查询其中一家网站的工商信息时发现,存在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有五十家之多。风险投资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谈婧认为,行业的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与学校的合作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未来如何发展,让好的服务真正为信息化教学所用,值得思考。互联网最重要的资产是数据,只有把数据打通,才能够让数据背后的算法去发挥价值,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效率,从而继续产生规范的商业模式。

本报综合消息